

【世相】

六号楼的笛声

□王新同

搬进这个小区快两年了，每天傍晚6点左右，总能听见一阵笛声，不专业，高音上不去，低音发虚，有时候吹着吹着就断气了，歇两秒再续上。调子倒是能听出来，《茉莉花》《梁祝》，翻来覆去就那么几首。吹笛子的人在六号楼，我家住七号楼，隔着一个小花园，声音从对面飘过来，不大不小，刚好钻进耳朵里。

起初觉得吵。下班回来累得够呛，就想安静待会儿，那笛声偏偏准时响起，像定了闹钟。我跟物业提了一嘴，物业说是六号楼一个老大爷，七十多岁了，一个人住，儿女都在外地。“他也没别的事，就这点爱好，咱也不好拦。”物业大姐说这话时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为难。

后来我就习惯了。做饭的时候听，洗衣服的时候听，阳台浇花的时候也听。听着听着，居然听出点门道来——他吹得不好，但很认真。一个曲子能反复吹一整周，每天都有点进步。上周《茉莉花》还断断续续的，这周已经能一口气吹完主旋律了。

有一天下大雨，我心想，今天总该歇了吧？6点整，笛声又响了，被雨声盖住大半。我站在阳台上，隔着雨幕往六号楼看，隐约看见五楼阳台上站着一个人，举着笛子，面朝雨幕，一动不动。我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。这么大的雨，站在阳台上吹笛子，不是给别人听的，是给自己听的。

去年秋天，笛声忽然断了。一周、两周、三周，每天6点，我不自觉地竖起耳朵，但什么都没有，安静得让人不习惯。我去物业打听，说是老大爷病了，被接到女儿家去了。我把手机号留给物业，说大爷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一声。

上个月，物业大姐给我打电话：“大爷回来了，不过身体不如从前了，不怎么下楼了。”

当天傍晚，我买了一袋水果，敲开了六号楼五楼的门。开门的就是那个大爷，很瘦，头发全白了。他看见我手里的水果，愣了一下：“你是……”

“七号楼的，就住对面。以前天天听您吹笛子。”

他笑了：“那笛子啊，吹着玩的，扰民了吧？”

“没有，挺好听的。”

他把我让进屋。屋子不大，茶几上放着那只笛子，是竹子的，有点旧了。他拿起来擦了擦，又放下，说：“肺不好了，医生不让吹了。”他摸了摸笛子，像摸一个老朋友。

我说：“那您就歇歇。”他叹了口气：“不吹笛子，日子就不知道咋过了。一天到晚，就等着傍晚那会儿，站在阳台上吹一阵。这一天就算没白过。”我忽然明白了，那支笛子，不是他打发时间的消遣，是他跟这个世界打招呼的方式。6点准时响起，是告诉对面的人、楼下的人、路过的人——我在呢，我还好，今天的日子过去了。

走的时候，他送我到门口，说：“谢谢你来看我。”我说：“等您好了，我还听您吹。”

他笑了，笑得像个孩子。

从那天起，我养成一个习惯，傍晚6点，只要在家，不管在做什么，都会停下来，往六号楼的方向看一眼。

笛声不常响了。但我知道，那支笛子还在，那个老人还在。他站在阳台上，手里握着笛子，面朝窗外。不吹的时候，他在听，听风声，听雨声，听这座城市的安静。

【浮生】

人生留白

□高绪丽

初夏的风轻轻褪去春天的新绿，转而奉上如海水一般深邃的天蓝和迎风灌浆、开始鼓胀的深麦绿。

听闻一场《小王子》音乐戏剧将登上本市大剧院的舞台，我早早买好了票。我把这场音乐戏剧当作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。没想到的是，为了这份期待，就连前期的等待也被渗进某种看不见的甜蜜，开始变得幸福起来。要知道我的耐心一直很少，而丢下一堆需要解决的事情，晚上独自驱车带着孩子跨区前往，只为了去剧院看一场自己喜欢的演出，这在之前是连想都不会想的事情。但经过那一天，我发现，生活里有很多仪式感可以自己创造，偶尔把“应该这么做”放到一边，给自己一个偷懒、留白的机会也未尝不可。就像小王子遇到的那个负责点灯、熄灯的人，他一直为了规则与责任而机械式地点灯、熄灯，永远不会知道他点亮的那盏路灯，是多亏了他才又诞生的一颗星星、一朵花儿。他熄灭那盏路灯，是为了让花儿和星星睡觉。路灯、花儿、星星，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！遗憾的是他与这些美好只因一念之隔却擦肩而过。

“所以，你一定要认真听，你会听见风，听见雨，听见暴雨雷鸣，还会听见鸟，听见苍蝇，听见热到让你动弹不得的炎夏，甚至能听见布谷鸟或一条牧羊犬。你必须躺在地上，闭上眼，专心聆听。”这是蕾秋·乔伊斯小说《奇迹唱片行》里的一段。想起那次，也是这个季节，当我踏进村庄附近的一大片麦田，走到长至齐膝的麦子中间时，我闭上眼试着聆听麦穗灌浆的声音。我听见从麦秆的底部，不，确切地说是从大地最深处涌上来的白色汁液，它们在向上涌动的过程中冒出来的“汩汩”响声。鸟儿在头顶唱歌，风儿在面前低语，那一刻，我的耳畔回响的竟然是一曲曲跳跃着的欢快的乐符。

偶尔允许自己停顿一下，允许自己犯一次错，给自己一个留白的机会，或许也可以成为登

【真情】

给月亮当邮差的小男孩

□叶艳霞

发现小航的秘密，是在冬至前的那个周末。深夜我去他房间关窗，借着路灯的光，看见窗台散落着细碎的纸屑，宛如结了一层薄薄的霜。正要清扫，一架纸飞机忽然从被窝的方向飞出，划了个小小的弧线，消失在窗外夜色里。

我没有声张，只是从那以后，开始留意每个没有雨雪的夜晚。9点一过，小航就会披上他的蓝绒毯，赤脚溜到窗前。他总是先伸出小手试探一下空气的温度，再郑重地从睡衣口袋里掏出折好的纸飞机。那些飞机总折得不太对称，机翼一边高一边低，仿佛随时准备拐弯。

“今天奶奶的关节炎犯了。”他压低声音对着飞机头说，“请转告月亮涂点清凉的药膏。”然后轻轻一送，飞机在月光里打了个旋儿，落进楼下的冬青丛中。那些降落的纸飞机，我并没有立刻清扫。清晨，它们躺在草丛里，像一群歇脚的银色小鸟，羽毛被露水打湿。

有天夜里下起了小雨，他照旧推开窗缝。飞机刚出手就被打湿了翅膀，直直坠落在空调外机上。他愣愣地看了好久，才轻声说：“月亮邮局今天休息。”语气里没有失望，倒像是在替月亮解释：邮差也需要假期啊。

我和他爸商量后，决定做点什么。我们找到他藏“备份信”的铁皮糖盒，里面整整齐齐码

【读心】

母亲的市集友情

□雨娃

周日闲着没事，跟老妈去了趟市集。附近的市集五天开一次，老妈逢集必赶，跟集上的商贩都混得很熟了。我跟着老妈赶集，就像小时候跟着她去姥姥家，进村都是熟人，老有人跟她打招呼。

我今年迷上了棒球帽，从网上买了七顶，戴着不合适，全都退了。老妈把我领到她常买帽子的摊位，让我看看有没有相中的，还郑重地向摊主介绍：“这是我闺女，她想买顶帽子。”摊主是个高个子女人，看面相很严肃，但看到老妈后，马上嘴角上扬，从挎包里掏出一个镜子，让我照着镜子随便试戴。

我试了好几顶，最后相中了一款网状棒球帽，一问价格，10块钱，可真便宜啊！但本着线下买东西必须砍价的原则，刚想拦腰砍一半，猛然想到自己已经十多年不赶集了，不知道现在的砍价行情，怕砍得太低，小声问老妈：“还多少钱合适？”老妈狠狠瞪了我一眼：“现在10块钱能买到什么呀？够便宜的了，就别跟人家讲价了。”

摊主笑着说：“我跟你妈妈很熟悉，她常来照顾我生意，我俩都处成朋友了，直接给你说的最低价，放心吧！”我心里嘀咕：买东西最怕熟熟，我可不吃这套。便跟她商量：“便宜点吧。”见她面露难色，我又补了一句：“9块吧。”她点头答应，把收款码递给了我。

路上，我跟老妈念叨：“那个卖帽子的大姐，还说跟您是朋友，收的最低价。我试着砍价，她还是给我便宜了一块钱。所以呀，买东西该砍价就得砍。”老妈白了我一眼：“就因为人家把我当朋友，才肯给你便宜一块钱。不然她坚持一分钱不让，你也照样得买。”

回家后，我跟大哥吐槽，大哥赶紧跟我解释：“赶集出摊没有房租成本，所以集上的东西一般都比超市卖得便宜。但集上出摊的多，竞争厉害，买卖也不好做。以前我跟咱妈也赶集卖过东西，有时压得利润很低了，还有人想便宜点儿，遇到这种人也得卖，无非就是少赚点儿。”大哥说，老妈这是推己及人，她经常逛超市、赶集，知道集上哪家摊位做生意实诚、价格公道，又知道大家摆摊不容易，所以不好意思砍价了。

老妈见儿子懂自己，当了她的“嘴替”，就不再跟我辩论，转身去厨房做饭了。她前脚刚离开，大哥就低声跟我说：“你没发现吗，咱妈赶集，集上的商贩老远看到她，都主动跟她打招呼，可热情了。咱妈有时遇到烦心事了，赶集前脸上还乌云密布，赶集回来就满脸笑容，阳光灿烂了——这份情绪价值可不是花几块钱能买来的。”见我笑了，大哥又补充说：“咱妈就愿意别人说她人好，她知道买东西砍价也砍不下块儿八毛的，不如不提，人家卖东西的高兴，嘴也格外甜，咱妈还能交个朋友。”

原来，老妈是靠赶集来治愈心情啊。